

源於奧運
李漢源

2010南非世界盃(三)

過去三屆世界盃，由於香港轉播版權都是由有線電視購得，因此TVB都是從有線電視手中購買世界盃4場重要賽事作直播，以及提供每天精華片段回來轉播，可是他們提出的條件一屆比一屆苛刻。

第一屆合作日韓世界盃時，TVB仍可以自己製作節目，再包裝播出，也可以利用自己預訂獨家衛星去轉播賽事；而到了第二次合作德國世界盃，已經不可以用自己衛星播賽事，亦因此也發生了賽事未完，已經沒有訊號的情況出現；到了第三屆的合作——南非世界盃，條件就更為苛刻了：只可以轉播他們有線電視台畫面的訊號，連我們想加入評述員講波也不可以，廣告方面當然也要播他們自己的。換言之，這一個小時的播映時間全部交給了有線電視。

在如此惡劣情況下，公司只好作出安排，把這個一小時節目放在J2台播放，以盡量減少對翡翠台的影響，而我又曾經嘗試，想在播放有線電視世界盃時，由TVB評述員負責講波，再利用另一條聲音頻道去播出，這樣理應是沒有違反合約的，但有線電視卻極力反對，要挾如果TVB自己講波評述，馬上會切斷訊號。最後我們老闊的指示是：有關當局希望我們

不要作評述，因怕切斷訊號，會影響到大部分香港觀眾也沒有得收看。最後我只好放棄了在J2台由TVB講波評述這個構思，只能在翡翠台自己製作自己的世界盃



■與黃婉曼攝於TVB南非世界盃錄影廠。作者提供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十三郎的筷子

江太史後人江獻珠《蘭齋舊事》裡，附錄作者蓬草一則剪報，內文談及南海十三郎在灣仔流浪期間，清醒時某段日子，跟她開藥店的父親經常談文論藝，有時碰上開飯時間，她父親還招呼他入座用膳，十三郎夾餸時，總是小心翼翼把筷子倒轉過來，蓬草相信他可能怕同枱吃飯的伙記「嫌棄」他。

窮途落泊者奇異一點的小動作，看在人家眼中，少不免都以為他自卑吧，不過很多傳統大家庭，或是車舖員工吃大鑊飯時，其實通常都有個筷子頭夾餸的習慣，在沒有流行使用公筷的年代，感覺上大夥兒也多自覺筷子尖夾餸容易沾染口水，筷子頭夾餸幾乎已是飯桌上的衛生共識。

從而想起我們中國人吃飯，也有代代相傳下來的規矩，尤其是出席大小宴會時，長輩通常總會提點小輩，雖然不會用到西餐那一套，基本禮儀還是不能忽略，比如千萬不要「飛象過



■他為什麼這樣拿筷子。作者提供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素人政治

是民意，還是民粹？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但這次區選出現如此一面倒的結果，其實，令各方都意外。一個很諷刺的現象，卻是值得正常社會關注的現象。當中不少當選的年輕人本來只是抱着「玩玩吓」，不過在傳單上印上「五大訴求」或「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之類的口號，就輕而易舉。

除了反對派強大的政治動員力和暴力威脅等因素外，「素人政治」的影響不可忽視。

「素人政治」似乎是一種「世界潮流」，這主要反映民眾對「傳統精英」長期戶位素餐的不滿，想換個新人試一試，但「素人」卻不一定只是年輕人，而「反建制」也非香港獨有。他可以是一位喜劇明星，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可以是一位商人，如美國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更成為史上首次當選年齡最大的總統。他上任之後，從台前作風到幕後動作的確令人「耳目一新」，更常常不按牌理出牌，以致引起的爭議和受到的批評之聲音不斷，但事實卻是，他在民意調查上的支持度不跌反升。按此民意走

節目才能有自己的話事權利。

南非外景隊有高海寧、馬啟仁等採訪去吸引香港觀眾收看；香港方面的女主持，就找來黃婉曼負責，作為新聞部主播的她，當年以一句「帶大家跳出香港，走進世界」而走紅，當時她剛好離開新聞部沒有簽約，我覺得時間上的配合是機遇，就邀請她擔當世界盃主持，但卻遭到部分老闆反對，認為剛離開一個部門，不適宜立即找她來當主持，但我覺得應趁着還持續的人氣，反而合適；更何況，如果我們不找她當主持，她可能會帶着還持續的人氣去另外一個電視台呢？最後的安排，班底是由黃婉曼、張國強、阮兆祥、高海寧、馬啟仁再加上一班藝員同事們，一同主持這個世界盃節目，而且收視也相當不俗呢！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一日南非世界盃決賽日，西班牙以一比零勝荷蘭，首次奪冠，荷蘭也是擺脫不了二奶命，第三次亞軍，TVB雖然抵達南非現場，也只能在球場門口直播，訪問一些球迷、名人、球圈人士等等，用作花絮去包裝節目。最後曲終人散，香港球迷觀眾也滿意能看到世界盃賽事。似乎香港球迷觀眾也不是很高要求，只要能看得看就可以了，如果電視沒有得收看，他們就經網絡去看世界各地電視的世界盃。

在商言商，在香港無論哪一個電視台去購買世界盃版權，都一定會虧大本，大家是否應好好想想，如何能更有效地去轉播這個世界體壇精選「世界盃」呢？

方寸不亂
芳芳

抗推銷有計

很多人都怕接推銷電話，既浪費唇舌，更怕詐騙電話，「推銷買樓」、「貸款優惠」最多，這些電話能不接就不接，即使無意中接了，一句「唔需要」掛線了事，還可封鎖對方電話號。然而，推銷電話號多的是，永遠封不完。

怎樣令推銷電話怕了你，把你列入黑名單「永不推銷」？原來是有辦法的。

這天乘坐小巴，鄰座的伯伯看似是基層打工仔，他接了一通電話，故意擴音讓全車的人都聽到了。對方自稱是某銀行的女職員，向他推銷「貸款優惠」，伯伯氣定神閒的聊，我們也樂意聽，因為平日一句「唔需要」掛了線，根本不知借貸詳情。

伯伯表示有需要「借錢」五十萬，查詢還錢手續。對方得聞有生意，語氣自然興奮，計了一下，每月需還一個頗大的數目。電視廣告不是說「還得起至借」，伯伯表示還不起這個數，每月只能還一千幾百。

對方一聽，語氣冷了半截，問他是幹什麼職業的？伯伯說是幹飲食業，平日賣咖啡，借五十萬移民越南，鑑於香港被暴亂搞到七國咁亂，他的茶餐廳執笠大吉，連份工都沒有了，所以要「借錢移民」……這些表述，其實都知道沒有誠意。

對方開始打退堂鼓了，但基於是某銀行職員，只能強作禮貌，表示希望下次能為閣下服務。伯伯乘勝追擊，反問對方尊姓大名，什麼電話能再找到她，在哪兒上班？這下子輪到對方急於掛線了。相信銀行會把這推銷目標列入黑名單，永不推銷。

小巴乘客在車途上聽到這一幕，無不會心微笑。同車另一位乘客是伯伯的工友，問他何不拒絕這些推銷電話？伯伯說，連工作都沒有了，老人家寂寞呀，平日無人對話，講下電話，男女不拘，多練習可抗衰老哩。



百家廊

朵拉

畫家是很賺錢的。

有人這樣說。你沒看到，那些畫家，隨便畫幾筆，就可以五千一萬地賣錢，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容易的咩？聽得你張口結舌，而聽起來還不像假話。究其實，是神話。你什麼時候看見誰隨便畫幾筆，就有五千一萬地入眼的？說話的人舉不出實例。但嘴巴仍然強硬不認錯。明明就是，你們做畫家的，只要把宣紙一鋪開，提起毛筆三撇兩捺的，加點顏色，不就拿去賣錢了嗎？

歎息：原來大家是這樣子看畫家工作的。再歎息：賣畫這麼容易嗎？請看看或者問一問你身邊的朋友，到底有多少人買畫習慣的？一般都是，一遇到畫家馬上開口：你是畫家？那送我一幅畫嘛。

從小到大，你有聽過賣冰箱的送冰箱，賣豬肉的送豬肉，賣房子的送房子嗎？我沒有。而且我們也不會跟賣菜的說要他送菜，賣車的要他送車，賣電視的叫他送電視，可是，人人掏錢買這個那個，偏偏對畫家就是不拿錢出來，毫不客氣，理直氣壯地，白要。

更大聲的歎息：在「隨便」畫幾筆之前投入的時間和工夫，沒有人看見和認同。

從開始學畫，每天埋頭努力，先背熟中國古代美術品評作品的標準和重要的美學原則「謝赫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移模寫。在南洋沒有老師，自己背得一塌糊塗，因為不知所云。後來看到寫小說《圍城》的錢鍾書在他的《管錐篇》裡說，要像以下那樣讀才正確：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初始仍一頭霧水，漸漸地，有點明白了。動手畫畫的時候，愈畫愈清楚。

氣韻生動指的是作品的生命力，也是畫家內在情性的外在化；骨法用筆則是用筆墨時下的力度，包括線條的準確性，力量感和變化；應物象形則是所要畫的物象與反映的對象形似；隨類賦彩是隨着物象的色彩而賦上彩色；經營位置說的是構圖安排，這反映畫

翠台客聚
伍果朵

熟悉我的朋友大抵都知道，自從開始寫字，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都用「秋水無塵」的名號行走文江湖，以至於我後來移居梧桐山下，立志要「養一隻犬，植一片園，愛一個人，寫一生字，如此終老」的時候，便理所當然地給我的園子起名為「秋園」。

在這個人心日益浮躁的末法時代，去愛一個值得愛的人是很難的，但收養一隻可愛的小狗，種植一片美麗的花園，堅持書寫自己的文字，卻是很容易的。

我的園子其實很小，不過是樓頂僅二十平方米的露台而已，它的前身是我最早在梧桐山棲身的天台上的鐵皮屋四周的空隙，被我見縫插針地種滿了花草，然後鐵皮屋被房東大叔拆除改造，成了如今有着一百平方米面積的「豪宅」，「豪宅」帶有二十平方米的方方正正的露台，在我近十年來的經營之下，成了名副其實的「秋園」。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秋園亦如此。

園子初建，只有幾盆從鐵皮屋遷上去的普通花草，稀稀拉拉地擺放在露台上，僅二十平方

米的面積亦顯得空曠無比。我像螞蟥似地往園子裡搬泥巴，搬花盆，編柵欄，一點一點地把園子建造起來，從每一粒種子發芽，到每一株小苗長成開花，所有的植物都在我一天天精心的侍弄下茁壯地成長着。為了把園子打造成自然的野趣，我專程到河邊去撿回鵝卵石做花盆周邊的裝飾，樓下的房東阿婆見了，竟擔心起我撿回的石頭會把屋頂壓塌……到後來，每次我撿着到河邊散步時偷偷摸摸地帶回幾塊石頭便也成了建造園子的樂趣之一。

過得兩年，園子裡的植物長成，除了應季的草花需要打理之外，其它的花草樹木幾乎都是到了季節便自己開花，不再需要辛苦地管理，我便輕鬆起來，陸續收養了狗貝貝和龜丞相，又養了一缸錦鯉，秋園便多了幾分動物的靈氣。

梧桐山下沒有鳳凰，卻有各種各樣的小鳥兒。鳥兒們或是單獨造訪，或是成群結隊地來遊玩，在園子裡采膩了，有的飛進屋裡四下撲騰，在玻璃窗上把自己撞得七零八素，昏過去，醒過來再飛；有的組團進屋考察，把我的臥室和書房都當做遊樂場，唧唧喳喳地滿屋亂

七嘴八舌
小臻

試試失業的滋味

這段時間大多數香港人都很憂鬱，公關朋友相約見面呻下氣，他們都是最接近商業前線的人，經濟變化他們感應最快，他們是幫助商業機構宣傳推廣的，經濟環境好與壞都需要他們，目前的香港經濟特別是消費行業死了一半，自暴力示威出現後他們的生意一落千丈，不少店家、大型商場、大公司都將推廣計劃推遲或取消，香港不少中小企連營運也要叫停，別說做宣傳，失業潮必會來。

許多公關公司工作都是散接的，沒生意第一件事就是裁員，呻慘聲開始出現。知道不少公關、自由職業者是很激進的黃絲，他們總認為世界對他們不公平，自覺有本事卻沒有得到高收入，其實大都是有「公主病」，好高騖遠，現正好讓他們試試失業、「食穀種」的滋味吧。但對於一直踏實工作，自己開公司的小型公司來講就很不幸，還有飲食業如餐廳等，這批商家是今次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聽他們講，目前不少食店在掙扎求生，有在旺角、中環、尖沙咀區開食肆的老闆生意只得以往四分之一，減人手，停薪留職的不少，怎支付得起昂貴租金？甚至出現整棟大廈店舖集體停交租情況，因為暴力示威無休止，令遊客本地人皆不願出街消費，根本無生意，香港店舖業主一向「狼死」的，今次也要接受現實，市道如此，就算逼走現在的客人，也無可能有人接手。

如果說令香港租金下調是好事，但對生意人來說，沒有客人平租也沒有用。不少食肆以農曆新年為最後希望，如果市場仍不好轉，便結業止血，失業潮就會來臨。以前飲

畫家賺大錢

家個人的品味和美感；傳移模寫指的是臨摹，即是基本功的學習，謝赫把這條放在六法之末，可見也不認同臨摹是一種創作。

倘若想當畫家，基本功還是要做的：臨摹古人作品，練習筆墨線條，認識顏色調配，把物象畫得相像，拚命讀很多書來提升美學品位，以求構圖上能夠呈現與眾不同的新奇變化。六法只有六則不算多，要把六則方法做好卻得花不少時間和心思。一年一年過去，畫總賣不出去，因為都不是創作。如果不是把繪畫當成興趣嗜好來做，這樣沒收入地苦苦過貧窮日子，真會沮喪得想去自殺。

來到今天，回頭看舊作，也慶幸沒把畫流通，不然現在後悔懊惱都來不及。因為當時的圖畫，自己當時看着好，時間過去以後，才曉得稚拙之作是什麼個樣子。如果那年出售了，現在還得想方設法換回來，不然他日有緣相遇時，可能要學有的畫家不敢（羞恥）和少作相認。描呀繪的，等到有一天，終於有一個人願意付錢買畫，真是比中了馬票還開心。中馬票是不勞而獲，那份開心沒有成就被認同那麼大。拚命努力然後有了成績，是雙倍的開心。那個購畫的人會永遠讓你記住，他的臉孔他的名字，因為他，就是給你最大的鼓勵和信心繼續向前進的貴人。通常會叫你流淚緊握他的手不放開，他是千千萬萬人之中你唯一的知己呀！有人開始收購你的畫作，笑容滿面沒有多久，才領悟「以為前面就是一條平坦筆直的光明大道」完全是自己的錯覺，這是考驗和苦難的開始。

考驗你對藝術的愛情有多執着，有多堅持，你必須緊咬牙根不輕言放棄，因為接下去，可能一年兩年也沒賣出一幅畫。

市場上畫畫的人比買畫的人多。破壞你的人比支持你的人多，討厭你的人比喜歡你的人多，反正，只要你是同一個圈裡活動，除了自己，沒有誰人看得上誰。唯一能夠做的是努力努力再努力，用功用功再用功。

世界上千萬件事，都靠努力、用功和堅持，殘忍的事實卻是，只有藝術不是。藝術需要的是悟性。悟性從用心生活、用心閱讀、用心觀察和用心思考中來，還要加上過人的智慧。畫畫畫到今天，發現難度如此之高的，想要轉行卻沒有其他專長，於是就

食業炒散工機會多得很，最近連洗碗工也沒有了。香港自招災難無人同情，也不好意思向國家求助吧。沒有人援手，大家對香港的未來看不到希望，更加灰心。怪只能怪部分香港人腦殘，自毀家園。

一位七十後的朋友特別忠告大家：「我們一定要讓孩子們做暑期工，我後悔當年沒有讓弟弟做暑期工。」原來他全家中只有弟弟是黃絲，弟弟和時下年輕人一樣沒有捱過苦，才不懂珍惜今日的好日子，出現什麼都理所當然，天馬行空的思維。他是長子，未畢業已經每年做暑期工幫補家用，幫人補習、去酒樓做雜工，非常辛苦。為愛惜弟弟，沒有叫他去做，結果弟弟身在福中不知福，他非常後悔，說他的子女將來一定要去做暑期工。

香港目前許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一直沒有改良，同時代脫節，自然出問題，政府官員無能，他們認為就算今次平息幾年後又會有另一次暴力示威出現，因為呢喃病毒已感染了某些香港人，會常發作，愛好和諧求安穩生活的人是害怕的。

朋友打算選擇新加坡，欣賞新加坡政府做事夠果斷，若能為社會、為市民解決問題的，他們即做，絕不手軟不拖拉，教育制度好。問他為何不去台灣？他說：「去台灣會降低生活水平。」台灣民進黨總是向外炫耀自己是華人社會最民主的地區，但不知道華人都不一定欣賞，真正有實力謀發展的未必選擇台灣。雖然不忍見香港的精英中產離開香港，但仍支持他們找個後路，無論是哪個地方。人只有在對的地方，才會產生出真正的價值！

把這件自己覺得做了很快樂的事做到底。真的要想賺錢，還是改行為上。

當畫家最大的好處是隨心所欲。喜歡畫什麼，想要怎麼樣畫，都由自己決定，不必商量，不用問別人。人生最大快樂莫過於此。

要不是從心所欲，誰要從事賺那麼少錢的工作呢？年輕朋友是平面設計師，也算自由業，她說，你給我多少錢，我就給你同樣價值的設計。而且，她的成本還要包括時間的長短。錢多，時間長，你給酬勞少，她也可以接這生意，交付給你的成品就用比較短的時間來思考和設計。可是，當畫家是沒有這樣算計的。無論花多少時間和心思都不介意，在乎的是一定要呈現最高水平，效果最理想的作品。過不了自己這一關，作品便拿不出來。然而你能夠標價多少並不是看你付出多少，買畫的人往往看你的背景夠不夠硬。他們先探聽你是不是畫院院長？美術館館長？或者和你交往的人是否全是領導階層？又或者你是官二代，富二代？都不是，那麼對不起，你的畫就是滯銷品。

一年可以賣三幾幅畫，大家把你當暢銷畫家，然而一幅畫一萬，三幅也不過三萬，三萬要十二個月來用，一個月不到三千元，日子怎麼過呢？今天人家幹電子科技業者，一個月收入以百萬計，尚嫌太少。

聽到畫家賺錢少，有人不同意，在喝茶時間提起最近網上流行的一個段子：以下為最近當選的一篇優秀微小說：女作家深夜遇劫匪，顫抖地說：「大哥，我是寫小說的，三十多歲了工資還不到三千，逢年過節，連一百塊錢都沒人給發，送禮的也沒有，這是我三級作家證。」劫匪眼含眼淚：「妹子，俺也是作家，寫散文的，快四十了無房無車，娶不到老婆才出來做匪的。你走吧，對了，邊上那條路千萬不要走，更兇險，全是寫詩的，都窮瘋了！」女作家說：「大哥，你打劫應該走下邊那條路，全都是書法家。」

有人把女作家說的話，改成「全都是畫家」。修改者說，因為畫家比書法家賺更多錢。畫家賺大錢，那要花更大的心思去思考如何賣畫，要花更多時間打廣告，做推銷，本來是為畫畫的樂趣當畫家，當了畫家反而變成推銷員，那不本末倒置了嗎？

秋園十年記

竄，惹急了一貫以管家自居的狗寶，家裡便常常上演烏狗大戰，有時連素來不管閒事的龜丞相也攪入戰團，如此，跳的叫的，飛的爬的，應有盡有，想來馬戲團的熱鬧亦不過如此。

鳥兒們不單止喜歡到秋園遊玩，亦選擇了這裡做牠們的繁殖基地。園子裡的兩棵桂花樹和金銀花藤都先後被牠們選中，總是有一對一對的烏爸鳥媽飛來築巢，孵蛋，餵養小鳥。盡忠職守的狗管家當然不會允許鳥兒們侵佔自己的地盤，每天都在樹下圍着烏窩打轉，大抵只恨自己生少了一雙翅膀，無法飛到樹上去和「敵鳥」戰鬥。

於是，每當烏爸鳥媽們在秋園育兒的時候，我坐在書房寫着字，耳邊便不斷地響起狗管家和鳥媽媽吵架的聲音。與城市的各種喧囂比起來，牠們的吵鬧是安靜的，詩意的，甚至能夠給人帶來靈感的。

秋園已建成十年，在它成長得愈來愈美的時候，城市建設也難得愈來愈近，慢慢地蠶食到它所在的山腳邊。或許，不久後的某一天，秋園就會被城市的黑洞吞噬殆盡。倘若真如此，我便在心底再造一座園廬。